紅樓夢/第01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十二回　王熙鳳毒設相思局　賈天祥正照風月鑒

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，只見有人回說：「瑞大爺來了。」鳳姐急命「快請進來。」賈瑞見往裡讓，心中喜出望外，急忙進來，見了鳳姐，滿面陪笑，連連問好。鳳姐兒也假意殷勤，讓茶讓坐。

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，亦發酥倒，因餳了眼問道：「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？」鳳姐道：「不知什麼原故。」賈瑞笑道：「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了，舍不得回來也未可知？」鳳姐道：「也未可知。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。」賈瑞笑道：「嫂子這話說錯了，我就不這樣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象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，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。」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，又道：「嫂子天天也悶的很。」鳳姐道：「正是呢，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。」賈瑞笑道：「我倒天天閒著，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閒悶可好不好？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哄我呢，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。」賈瑞道：「我在嫂子跟前，若有一點謊話，天打雷劈！只因素日聞得人說，嫂子是個利害人，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，所以唬住了我。如今見嫂子最是個有說有笑极疼人的，我怎麼不來，死了也願意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果然你是個明白人，比賈蓉兩個強遠了。我看他那樣清秀，只當他們心裡明白，誰知竟是兩個胡涂虫，一點不知人心。」

賈瑞聽了這話，越發撞在心坎兒上，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，覷著眼看鳳姐帶的荷包，然後又問帶著什麼戒指。鳳姐悄悄道：「放尊重著，別叫丫頭們看了笑話。」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，忙往後退。鳳姐笑道：「你該走了。」賈瑞說：「我再坐一坐兒。——好狠心的嫂子。」鳳姐又悄悄的道：「大天白日，人來人往，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。你且去，等著晚上起了更你來，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。」賈瑞聽了，如得珍寶，忙問道：「你別哄我。但只那裡人過的多，怎麼好躲的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只放心。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，兩邊門一關，再沒別人了。」賈瑞聽了，喜之不盡，忙忙的告辭

而去，心內以為得手。

盼到晚上，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，趁掩門時，鑽入穿堂。果見漆黑無一人，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已倒鎖，只有向東的門未關。賈瑞側耳聽著，半日不見人來，忽聽咯登一聲，東邊的門也倒關了。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，只得悄悄的出來，將門撼了撼，關的鐵桶一般。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夠，南北皆是大房牆，要跳亦無攀援。這屋內又是過門風，空落落，現是臘月天氣，夜又長，朔風凜凜，侵肌裂骨，一夜幾乎不曾凍死。好容易盼到早晨，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，進去叫西門。賈瑞瞅他背著臉，一溜煙抱著肩跑了出來，幸而天氣尚早，人都未起，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。原來賈瑞父母早亡，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。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，不許賈瑞多走一步，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，有誤學業。今忽見他一夜不歸，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，嫖娼宿妓，那裡想到這段公案，因此氣了一夜。賈瑞也捻著一把汗，少不得回來撒謊，只說：「往舅舅家去了，天黑了，留我住了一夜。」代儒道：「自來出門，非稟我不敢擅出，如何昨日私自去了？据此亦該打，何況是撒謊。」因此，發狠到底打了三四十扳，不許吃飯，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，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。賈瑞直凍了一夜，今又遭了苦打，且餓著肚子，跪著在風地裡讀文章，其苦萬狀。

此時賈瑞前心猶是未改，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。過後兩日，得了空，便仍來找鳳姐。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，賈瑞急的賭身發誓。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网，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，故又約他道：「今日晚上，你別在那裡了。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裡那間空屋裡等我，可別冒撞了。」賈瑞道：「果真？」鳳姐道：「誰可哄你，你不信就別來。」賈瑞道：「來，來，來。死也要來！」鳳姐道：「這會子你先去罷。」賈瑞料定晚間必妥，此時先去了。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，設下圈套。

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，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，直等吃了晚飯才去，那天已有掌燈時候。又等他祖父安歇了，方溜進榮府，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著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只是乾轉。左等不見人影，右聽也沒聲響，心下自思：「別是又不來了，又凍我一夜不成？」正自胡猜，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，賈瑞便意定是鳳姐，不管皂白，餓虎一般，等那人剛至門前，便如貓捕鼠的一般，抱住叫道：「親嫂子，等死我了。」說著，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，滿口裡「親娘」「親爹」的亂叫起來。那人只不作聲。賈瑞拉了自己褲子，硬幫幫的就想頂入。忽見燈光一閃，只見賈薔舉著個捻子照道：「誰在屋裡？」只見炕上那人笑道：「瑞大叔要肏我呢。」賈瑞一見，卻是賈蓉，真臊的無地可入，不知要怎麼樣才好，回身就要跑，被賈薔一把揪住道：「別走！如今璉二嫂已經告

到太太跟前，說你無故調戲他。他暫用了個脫身計，哄你在這邊等著，太太氣死過去，因此叫我來拿你。剛才你又攔住他，沒的說，跟我去見太太！」

賈瑞聽了，魂不附体，只說：「好侄兒，只說沒有見我，明日我重重的謝你。」賈薔道：「你若謝我，放你不值什麼，只不知你謝我多少？況且口說無憑，寫一文契來。」賈瑞道：「這如何落紙呢？」賈薔道：「這也不妨，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帳目，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。」賈瑞道：「這也容易。只是此時無紙筆。」賈薔道：「這也容易。」說罷翻身出來，紙筆現成，拿來命賈瑞寫。他兩作好作歹，只寫了五十兩，然後畫了押，賈薔收起來。然後撕邏賈蓉。賈蓉先咬定牙不依，只說：「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。」賈瑞急的至于叩頭。賈薔作好作歹的，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才罷。賈薔又道：「如今要放你，我就擔著不是。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，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，那一條路定難過去，如今只好走後門。若這一走，倘或遇見了人，連我也完了。等我們先去哨探哨探，再來領你。這屋你還藏不得，少時就來堆東西。等我尋個地方。」說畢，拉著賈瑞，仍熄了燈，出至院外，摸著大臺磯底下，說道：「這窩兒裡好，你只蹲著，別哼一聲，等我們來再動。」說畢，二人去了。

賈瑞此時身不由己，只得蹲在那裡。心下正盤算，只聽頭頂上一聲響，嘩拉拉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，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。賈瑞掌不住噯喲了一聲，忙又掩住口，不敢聲張，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，冰冷打戰。只見賈薔跑來叫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賈瑞如得了命，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裡，天已三更，只得叫門。開門人見他這般景況，問是怎的。少不得扯謊說：「黑了，失腳掉在茅廁裡了。」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，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，因此發一回恨，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，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怀內，一夜竟不曾合眼。

自此滿心想鳳姐，只不敢往榮府去了。賈蓉兩個又常常的來索銀子，他又怕祖父知道，正是相思尚且難禁，更又添了債務，日間工課又緊，他二十來歲人，尚未娶親，邇來想著鳳姐，未免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，更兼兩回凍惱奔波，因此三五下裡夾攻，不覺就得了一病：心內發膨脹，口中無滋味，腳下如綿，眼中似醋，黑夜作燒，白晝常倦，下溺連精，嗽痰帶血。諸如此症，不上一年都添全了。于是不能支持，一頭睡倒，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，滿口亂說胡話，驚怖异常。百般請醫療治，諸如肉桂，附子，鱉甲，麥冬，玉竹等藥，吃了有幾十斤下去，也不見個動靜。倏又臘盡春回，這病更又沉重。代儒也著了忙，各處請醫療治，皆不見效。因後來吃「獨參湯」，代儒如何有這力量，只得往榮府來尋。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，鳳姐回說：「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，

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，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咱們這邊沒了，你打發個人往你婆婆那邊問問，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裡再尋些來，湊著給人家。吃好了，救人一命，也是你的好處。」鳳姐聽了，也不遣人去尋，只得將些渣末泡須湊了幾錢，命人送去，只說：「太太送來的，再也沒了。」然後回王夫人，只說：「都尋了來，共湊了有二兩送去。」

那賈瑞此時要命心甚切，無藥不吃，只是白花錢，不見效。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，口稱專治冤業之症。賈瑞偏生在內就聽見了，直著聲叫喊說：「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！」一面叫，一面在枕上叩首。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。賈瑞一把拉住，連叫「菩薩救我！」那道士歎道：「你這病非藥可醫。我有個寶貝與你，你天天看時，此命可保矣。」說畢，從褡褳中取出一面鏡子來——兩面皆可照人，鏡把上面鏨著「風月寶鑒」四字——遞與賈瑞道：「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，警幻仙子所制，專治邪思妄動之症，有濟世保生之功。所以帶他到世上，單與那些聰明杰俊，風雅王孫等看照。千萬不可照正面，只照他的背面，要緊，要緊！三日後吾來收取，管叫你好了。」說畢，佯常而去，眾人苦留不住。

賈瑞收了鏡子，想道：「這道士倒有意思，我何不照一照試試。」想畢，拿起風月鑒來，向反面一照，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，唬得賈瑞連忙掩了，罵：「道士混帳，如何嚇我！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。」想著，又將正面一照，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。賈瑞心中一喜，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，與鳳姐雲雨一番，鳳姐仍送他出來。到了床上，哎喲了一聲，一睜眼，鏡子從手裡掉過來，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。賈瑞自覺汗津津的，底下已遺了一灘精。心中到底不足，又翻過正面來，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，他又進去。如此三四次。到了這次，剛要出鏡子來，只見兩個人走來，拿鐵鎖把他套住，拉了就走。賈瑞叫道：「讓我拿了鏡子再走。」只說了這句，就再不能說話了。

旁邊伏侍賈瑞的眾人，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，落下來，仍睜開眼拾在手內，末後鏡子落下來便不動了。眾人上來看看，已沒了氣。身子底下冰涼漬濕一大灘精，這才忙著穿衣抬床。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，大罵道士，「是何妖鏡！若不早毀此物，遺害于世不小。」遂命架火來燒，只聽鏡內哭道：「誰叫你們瞧正面了！你們自己以假為真，何苦來燒我？」正哭著，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，喊道：「誰毀『風月鑒』，吾來救也！」說著，直入中堂，搶入手內，飄然去了。

當下，代儒料理喪事，各處去報喪。三日起經，七日發引，寄靈于鐵檻寺，日後帶

回原籍。當下賈家眾人齊來吊問，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，賈政亦是二十兩，宁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，別者族中貧富不等，或三兩五兩，不可胜數。另有各同窗家分資，也湊了二三十兩。代儒家道雖然淡薄，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。

誰知這年冬底，林如海的書信寄來，卻為身染重疾，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。賈母聽了，未免又加憂悶，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。寶玉大不自在，爭奈父女之情，也不好攔勸。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，仍叫帶回來。一應土儀盤纏，不消煩說，自然要妥貼。作速擇了日期，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賈母等，帶領仆從，登舟往揚州去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